

## 戰爭與性的問題

秋士譯

英國諷理斯著

戰爭時我們街市上的狀況，具有吸引兵士的陳列品，曾經引起過許多不名譽的事來。這彷彿是一種磁性的吸引力，每一邊的分子都加入工作，實際上這是一種很自然的程序，是從深過罪惡或道德的感情的源頭發出來的。「每個男人得有一個或兩個的女人。」這是聖書上告訴我們的，這是戰爭時的老規矩，並且，無論辦法如何，這條規矩是延續到而今的。因為戰爭從古至今都與我們鄰近，對於戰爭的這一方面，如同對於好多別的面，民衆們都大聲疾呼的反抗，如同反抗一件世界上新發生的事情似的。

其實這一件事是與世界同其悠久的，一定比歷史還久遠。荷馬記述一場戰爭的流傳故事，他形容這場戰爭是因爲一個奔婦引起的，女人與對於女人的爭論編織在全個故事當中；以至天上觀戰的神祇都爲同樣的熱情所感動。常着我們拿起希臘未經混雜的歷史來，我們找

到更清楚的事實，基督紀元以前，婦女的隊伍與希臘軍隊相伴着，當在哥林多大海口的時候，維那絲神的女祭司們大爲遠離家鄉的兵士們所搜求，這些女祭司們，據說他們完完全全的找着了。我們現在仍有我們的哥林多爲那些遠涉重洋隔離家鄉的兵士們。假如我們撇開希臘不說，我們聽說達利阿斯，在他經行全世界的征途中，帶有三百五十個姬妾，自然而然，他的兵士們，如果得着機會，全要按着他們首領所作的去作。羅馬人不但沒有改變，實際上反因爲禁止服役的兵士們結婚而加重這種狀況。就是基督教會也沒有例外；因爲它的軟弱無力，無論用道德的斥責或法律的嚴懲都不能制止，反足以表彰出男女關係的根本性質。這個就是在最虔誠的基督教戰爭中，從回教徒手中奪出耶路撒冷的十字軍，也可以看出來；路易第九是一個道學家的國王，他曾制下最嚴酷的律令，抑制法國的娼妓；但是過了幾年他就發覺她們已經羣聚在聖地帕拉斯了他自己的帳篷之外了。同樣的事情直連續到我們現在，任憑你道學家，國王，

將軍的律令，至多在外表上粉飾一下改變一下，都沒見什麼成效。

這個緣故是很清楚的。第一，我們有遠離家鄉的人對於女性伴侶的慾望，這種慾望，在它最高潮的時候，全然不問它求得滿足的方法如何。因為這種需求，據古代傳說，沙龍首先在雅典建立了許多公娼寮，過後有時官，有時私，也有時在表面上禁止，直存在了兩千五百年。不過其間原因還不祇此。更有戰爭與流血的特別刺激。人常說戰爭解放了人類的野獸。在現代好戰的國家中這樣說話便是不愛國了。但是至少可以記着，即使離開戰爭的興奮，血的景象對於許多人，假設不是最多數的人，全足以引起恐怖的或眩惑的感情。戰爭的疲勞與過度的興奮以後，軍醫們攷究出來，些微的刺激，甚至一小滴燒酒，就會發生（對於起先有不健康的遺傳的人尤其容易）近于犯罪的行爲。這種感情的擾亂很容易轉向性的方面，所以在一次勝戰之後常常發生縱酒放蕩的行爲。在另一方面，我們須記着戰爭對於男人的影響如

何的反應到女人身上，會產生一種恐怖與眩惑的混合情境。女人柔弱的本能受了兵士的恐怖，祇成爲一種誘惑本能的反面。就是在德國，軍隊的服裝非常習見，這種眩惑仍然很強，特別是在秋操的時候的鄉間。這事很使路德教的牧師們束手，他們眼見着他們用強韌的道德與宗教教育所訓練成的德國女孩子如此容易毀壞，他們曾用素來德國澈底的態度來攷研這件事。「錯處主要的是在女人身上，」牧師們愁怨着說，「因為她們一看見一個兵士，就立刻變成半瘋了。」在兵士這一方面，我們感到戰爭與戰爭的象徵的刺激深過道德與罪惡。在兵士們平常社交生活狀況之下，永遠是不道德的替代了道德的，所以第一個偉大的娼妓學者，Parent-Duchatelet，在一世紀以前曾說過，「在社會中有一條與大自然同其恆久的法則，就是那裏有兵士聚集，那裏就有了娼妓。」娼妓缺乏的時候，便拿好人家的女兒來代替，其結果則因品格的穩固性和普通社會的狀況而有不同。

我們知道我們眼前的是扎根很深的天然事實，我們

不能拔出它們的根株來，如果真願意那樣做，我們必得拔出戰爭的根株來。任何緩和的方法，施行起來，祇能在表面上遮蓋一層帷幕，不能轉變事情的實質。一種有效力的萬應丹彷彿是，專拿女人來當小孩子對付，因為拿兵士當小孩子對付不很容易。不過這有一點太晚了。我們會將一大部分世界上的工作放入女人的掌握；她們享有從來所無的自由與責任；她們去作公民，去投票選舉了；她們自以為，實在的，差不多恢復到野蠻時代的棕樹日，當着男人全力從事戰爭，畋獵，游惰的時候，其餘一切都是女人的工作。我們現在不能菲薄她們并對她們說：「假如我們覺着你要淘氣，我們就把你們放回育嬰堂裏去。」這是辦不到的。

祇有一條道德發展的路線是健全而準確的，雖然免不了要遲緩。這條路經常被人提及。我們需要一切應知的性知識的早年教育，並且這種教育必不可以祇重講授，應當是一種感情與實際生活的理想的操練。我們需要健全的經濟狀況與善良的環境，如此則沒有人被迫入

下流。我們需要訓練負責任的意識，與自制的力量，這是男女都當有的。順着這條路逕我們可以希望兩性都容易得到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危險中的自衛力，無論在戰爭時代或在太平時代。有人想自衛是一種低下自私的目的，為這些人也有一個較高尚的理想可作目的。就是每個女人都當學着做一切男人的保護人，每個男人都當學着做一切女人的保護人。

戰爭對於這些需要給了一種新的生機與新的催迫。就是現在敦勸人及早容易的結婚的運動也必定有它的效果，雖然不常為從事運動的人們所預知。由戰爭引起的一些道德的改良不拘如何急進，我們從美國國內調查中得到一點消息。在道德方面，美國却是一個保守的嚴正的地方，就是美國離婚的執行也足以使得他們的結婚成為真實的單純的結合。現在已經舉行了一種調查，所調查的各色的人都有——男人，女人，教士，律師，教員，大夫，商人，工人等等，有幾方面使得從調查的人驚異。便是，多數的人願意宗教的結婚，其餘多過三

分之一的人（幾乎有一半是傳教士）贊成雙方同意的不受法律限制的結合。每組中（教士除外）有一個可注意的比例數，百分之十九的男人與百分之九的女人都同意多夫多妻的主張，幾組中的一大部分，多過百分之五十，男女都有，允許未嫁的母親得有法律與社會的承認，及政府的扶助。這些問題沒有比在我們國內（英國）的更爲迫切的，在此間兩性的數量已經相差很多。這是很清楚的，在我們聽過的許多社會改造的進行中我們有我們的工作。

## 附記

這是葛理斯歐戰時論文集衝突之哲學（The

Philosophy of Conflict, 1932）中的一篇，承秋士君

遼遠地從南方譯出寄來，我們是很感謝的。——

九二六年九月十二日，豈明。

## 苦雨齋尺牘

豈明

九 烏篷船

光榮君：

接到手書，知道你要到我的故鄉去，叫我給你一點指導。老實說，我的故鄉，真正覺得可懷戀的地方，並不是那里；但是因爲在那里生長，住過十多年，究竟知道一點情形，所以寫這封信告訴你。

我所要告你的並不是那里的風土人情，那是寫不盡的，但是到你那里一看也就會明白的，不必囉唆地多講。我要說的是一種很有趣的東西，這便是船。你在家鄉平常總坐人力車，電車，或是汽車，但在我的故鄉那里這些都沒有，除了在城內或山上是用轎子以外，普通代步都是用船。船有兩種，普通坐的都是「烏篷船」，白篷的大抵作航船用，坐「夜航船」到西陵去也有特別的風趣，但是你總不便坐，所以我也就不說了。烏篷船大的爲「四明瓦」(Sy-mengwa)，小的爲脚划船(划讀如Bo)亦稱小船，但是最適用的還是在這中間的「三道」，亦即三明瓦。篷是半圓形的，用竹片編成，中夾竹箬，上塗黑油；在兩扇「定篷」之間放着一扇遮陽，也是半圓

的，木作格子，嵌着一片片的大魚鱗，徑約一寸，頗有點透明，似玻璃而堅韌耐用，這就稱爲明瓦。三明瓦者，謂其中艙有兩道，後艙有一道明瓦也。船尾用櫓，大抵兩支，船首有竹篙，用以定船。船頭着眉目，狀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頗滑稽而不可怕，唯白篷船則無之。三道船篷之高大約可以使你直立，艙寬可以放下一頂方桌，四個人坐着打馬將，——這個恐怕你也已學會了罷？小船則真是一葉扁舟，你坐在船底席上，篷頂離你的面有兩寸，你的兩手可以攔在左右的舷上，還把手都露出在外邊。在這種船裏彷彿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時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着風浪，或是坐得少不小心，就會船底朝天，發生危險，但是也頗有趣，是水鄉的一種特色。不過你總可以不必去坐，最好還是坐那三道船罷。

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電車的那樣性急，立刻盼望走到。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我們那裏的里程是很短，一里總及英哩三分之一，）來回總要預備

一天。你坐在船上，應該是遊山的態度，看看四周的物色，隨處可見的山，岸旁的烏柏，河邊的紅蓼和白蘋，漁舍，各式各樣的橋，困倦的時候睡在艙中掣出隨筆來看，或者沖一碗清茶喝。備門外的鑑湖一帶，賀家池，壽觴左近，我都是喜歡的，或者往婁公埠騎驢去游蘭亭，（但我勸你還是步行，騎驢或者于你不很相宜，）到得暮色蒼然的時候進城上都挂着薜荔的東門來，倒是頗有趣味的事。倘若路上不平靜，你往杭州去時可于下午開船，黃昏時候的景色正最好看，只可惜這一帶地方的名字我都忘記了。夜間睡在船中，聽水聲櫓聲，來往船隻的招呼聲，以及鄉間的大吠鷄鳴，也都很有意思。僱一隻船到鄉下去看廟戲，可以了解中國舊戲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動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覺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樂法。只可惜講維新以來這些演劇與迎會都已禁止，中產階級的「能人別在「布業會館」等處建起「海式」的戲場來。請大家買票看上海的貓兒戲。這些地方你千萬不要去。——你

到我那故鄉，恐怕沒有一個人認得，我又因為在教書不能陪你去玩，坐夜船，談閒天，實在抱歉而且惆悵。川島夫婦現在佛山下，本來可以給你紹介，但是你到那里的時候，他們恐怕已經離開故鄉了。初寒，善自珍重，不盡。十一月十八日夜，于北京。

十 古樸的名字

紹原兄：

近日翻閱英國赫伯特夫人的兒童志(Mrs. S. Herbert, *Childlore*, 1925)見其中有這一節話：

「鬼怪似乎都是很笨，而且容易被騙的，我們只要看那很通行的，給小孩起一個污糟討厭的名字的習慣，便可明白了。這會引起鬼怪的嫌惡，覺得這樣的小孩是不值得去麻煩的。所以西伯利亞某民族中如有人失掉過一個小孩，他便將那新生的嬰孩為「狗子」，希望鬼怪聽了真相信這是一匹小狗。孟加拉的有這些種族，常用這些壞名字給小孩，如饑荒，瞎眼，獨隻眼，馬蚤，耗子，公貓，流氓，蝎虎子，糞堆。」

我忘記了書名，總是一本宋人的筆記，有一條大罵「南人」，說他們起名字要用好看的字面，殊屬人心不古，北方則不然，隨使用什麼「猪狗」為名，多麼渾樸。我對於吉利的名字，如連陞梁之類，的確也很不敬，但公貓流氓也不敢恭維：這實只是在是百步與五十步之差。一個是想趨吉，一個是想避凶，同是巫醫的法術作用，不過叫糞堆的是更古一點的方法，當作古董更有價值罷了。我們鄉間叫作貓狗牛羊的人雖然還有，但別的古怪名稱也已少見，即此可以想見世風之欠古，在禹域且如此，更無怪某化之猖獗也。

兒童志說及些鬮髮爪的禁忌。據說歐洲大抵相信初生小兒第一年不宜剪爪，只能用齒齧去，愛爾蘭地方以為倘若犯禁，小兒將來會變成「扒手」云。(附記，北京雖然「通用」下列的兩個字，下一個是手字，上一個是用三個手字合成的，但我覺得似乎應該這樣寫才合「六書」，所以恕不遵奉了。因便說及，不知于你有用處否？十一月二十日。

十一 言語道斷

星輝兄：

二十日來信說，「讀到今天報上教育部那篇申斥俄款委員會中國代表的文字，真感歎官界之不知恥。怎麼已達到這樣程度，」我十分有同感。章任優劣，九十八期中山報已有一文說過，我也覺得比起任可澄來那個大蟲總長實在要高得多了。任可澄學不到大蟲的能幹有手腕，只學得他的無恥與無賴。任可澄林素園分做了院長部長，靦然紀念起女師大八週年來，一面又不承認女師大的舊欠，一面又伸手強討俄款，說什麼「即如女子學院師範大學係繼續前女子師範大學辦理，」真是利令智昏，不知說的是什麼昏話。他吩咐委員即將該款「全數送交本部支配，本部對於女師大教職員舊欠，自當公平處理，不令向隅。」但是可憐，失了信用的人再也不能被人信用，前回一成七的款便全被任林截去，沒有一個錢到前女師大的手裏，更不必說教部屢次想染指俄款，以

致各校都不肯交他分配了。在大蟲時代，大家不過說他胡鬧罷了，任可澄來後在金錢方面完全失了信用，以應當為各校籌款之人而至於為各校所畏，恐其分去各校應得之款項，此尚復成何事體乎？教部函中又說「若仍堅持成見，誠恐女子學院師範大學部即有停歇之虞，法大及中小學亦必糾紛不解，貴委員不能不負此全責也！」任可澄的本意是在奪取前女師大的兩萬元，而末尾特別將法大中小學拉入在一起，彷彿說法大等之糾紛不解也全是為任林的女子學院來爭錢似的，恫嚇得很有力量，但是專務做官而不籌款，使國立八校一課兩個月，中小學開而復停的，又是那一個？又是誰應該「負此全責」？無恥無賴到這個地步，還有什麼話可說，古人所謂言語道斷，此之謂歟。

章士釗是前甲寅記者，北大「邏輯」教授，而任可澄又是同蔡松坡起義雲南討洪憲的志士，嗚呼哀哉。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北京內右四區。

## 廈門通信

小峯兄：

語絲百一和百二期，今天一同收到了。許多信件一同收到，在這裡是常有的事，大約每星期有兩回。我看了這兩期的語絲特別喜歡，恐怕是因為他們已經超出了一百期之故罷，在中國，幾個人組織的刊物要出一百期，實在是容易的。

我雖然在這裡，也常想投稿給語絲，但是一句也寫不出，連野草也沒有一莖半葉。現在只是編講義。爲什麼呢？這是你一定了然的：爲喫飯。喫了飯爲什麼呢？倘照這樣下去，就是爲了編講義。喫了飯是不高尚的事，我倒並不這樣想。然而編了講義來喫飯，喫了飯來編講義，可也覺得未免近于無聊。別的學者教授又作別論，從我們平常人看來，教書寫東西是勢不兩立的，或者死心塌地的教書，或者發狂變死的寫東西，一個人走不了方向不同的兩條路。

忽然記起一件事來了，還是夏天罷，現代評論上仿

佛曾有正人君子之流說過，因爲罵人的小報流行，正經的文章沒有人看，也不能印了。我很佩服這些學者們的大才。不知道你可能替我調查一下，他們有多少正經文章的稿子「藏于家」，開給我一個目錄？但如果是講義，或者什麼民法八萬七千六百五十四條之類，那就不必開，我不要看。

今天又接到漱園兄的信，說北京已經結冰了。瀟里却還只穿夾衣，怕冷就晚上加一件棉背心。宋玉先生的什麼「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廩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等類妙文，拿到這裡來就完全是「無病呻吟」。白露不知可曾「下」了百草，梧楸却並不離披，景象大概還同夏末相仿。我的住所的門前有一株不認識的植物，開着秋葵似的黃花。我到時就開着花的了，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開起的；現在還開着，還有未開的蓓蕾，正不知道他要到什麼時候纔肯開完。「古已有之」，「于今爲烈」，我近來很有些怕敢看他了。還有雞冠花，很細碎，和江浙的有些不同，也紅紅黃黃的永是



這樣一盆一盆站着。

我本來不大喜歡下地獄，因為不但是滿眼只有刀山劍樹，看得太單調，苦痛也大約很難當。現在可又有些怕上天堂了，四時皆春，一年到頭請你看桃花，你想夠多麼乏味。即便那桃花有車輪般大，也只能在初上去的時候，暫時喫驚，不會每天做一首「桃之天天」的。

然而荷葉卻早枯了，小草也有點萎黃。這些現象，我先前總以為是所謂「嚴霜」之故，于是有時候對於那「廩秋」不免口出怨言，加以攻擊，然而這里却沒有霜，也沒有雪，凡萎黃的都是「壽終正寢」，怪不得別個。嗚呼，牢騷材料既被減少，則又有何話之可說哉？

現在是連無從發牢騷的牢騷，也都發完了。再談罷。從此要動手編講義。

魯迅。十一月七日。

## 西班牙民歌八首

劉復

—依 Achille Fouquier 的法文譯本譯—

語絲

第一百〇七期

最有幸福的

無過於亞當與夏娃了；

他們既沒有

丈人與丈母，

也沒有

阿姨

和舅爺。

願上帝降下洪水，

像在腦亞的時候一樣，

把我的丈母和阿姨，

以及我的老婆全都衝了去！

要是你的丈夫要吃醋，

你也用不着心焦，用不着發怒；

你只須記得在這鄉野裏

既沒有門，也沒有鎖，也沒有鑰匙。

我的丈夫死了，  
願上帝把他看守在天上；  
好好的看守着，  
永遠不要讓他再回來！

我的丈夫死了，  
我把他埋在廚房裏；  
我以前所有的悲哀，  
——我就在地上面跳舞了。

老婆，而是你死了，  
可真是咱們倆的好福氣！  
你是去見上帝的，  
我可是上帝來見我！

一個年青的寡婦  
深深的嘆口氣；  
她氣息中所含的對於死者的悲哀少，  
對於活的情愛多。

這一個寡婦的眼睛  
瞧着了街上，說：

「這裏有空房子出租，  
誰願意來租呢？」

### 小品

紹原

(廿八)『戲嬪』——『醜親』——『鬧房』

日本無名出版社，於大正十五年刊行了二階堂招久的學士論文初夜權。有廢姓外骨者，爲撰一序。周豈明先生譯之登語絲第一百零三期，並加案語曰：

……『初夜權』係 *ius primae noctis* 的譯語，指古代一種禮俗，在結婚時祭司或王侯得先佔有新婦

數日。大抵初婚有性的崇拜，對於處女視爲有一種「太步」(Tabu)，含有神聖與毒害之意味，凡夫所不能當，故必先以聖體——無論是神，祭司或王等破除之，始不爲害，可以結婚了。當初在施術者爲一種職司上的義務，浸假而變爲權利，蓋信仰改變，嚴肅的儀式轉爲強迫的勞役，漸爲崩壞之源，以至於革除，唯遺跡留存，在各民族婚俗上猶明瞭可見。中國初夜權的文獻未曾調查，不知其詳，唯傳說元人對於漢族會施行此權。(周先生在此引了兩條越諺，卽續寫曰：)又浙中有鬧房之俗，新婚的首兩夜，夫屬的親族男子羣集新房，對於新婦得盡情調笑，無所禁忌，雖云在賺新人一笑，蓋係後來飾詞，實爲蠻風之遺留，卽初夜權之第一變相。此種鬧房的風俗不知中國是否普遍，頗有調查之價值。族人有的在陝西韓城久寓者，云新娘對客須獻種種技藝，有什麼「胡蝶拜」的名目，如果不誤則北方也有類似的習俗也。

鬧房的風俗，似極普遍，且確爲此邦的一種很古老的風俗。包朴子疾謬齋外編卷二十五有云：

俗間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黷，不可忍論。或蹙以楚撻，或繫脚倒懸，酒客酣管，不知限齊，至使有傷於流血，踈折支體者，可歎者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誠宜正色矯而呵之；何謂同其波流，長此弊俗哉！

宋洪邁俗攷(居家必備中錄有)引抱朴子上文已，續曰：

今此俗世尙多有之。娶婦之家，新婿避匿，羣男子競作戲調以弄新婦，謂之「謔親」。或裹裝而針其膚，或脫履而規其足。以廟見之嬾，同于倚市門之倡。誠所謂敝俗也！然以抱朴子考之，則晉世已然矣。歷千餘年而不能變，可怪哉！

## 鱗零的夢

天行

這是三年前的事。那年「上頭」「大婚」，正是那「天地交泰」的日脚，我「光桿兒」一個人坐在馬神廟宿舍的燈下，外邊鬧嚷嚷的人沿着景山東大街鵲候「娘娘」的駕到。同舍的同學很有些衝着寒冷去在充滿了喜慶的萬姓騰歡似的寂肅的中夜尋探，尋探着些什麼奇異。我不知爲何，睡是睡不着了，出去看看「世面」開開眼界却又不十分踴躍。大約心是並不定，突然想到寫出過去的幻跡，拿了一個空白抄本，題了「零碎的夢」四個字。零碎的夢本想把我從小的，只在我認爲的，要寫的歡喜或悲哀隨便寫寫。我記得只有一段引子和「父親與母親的婚禮」之首文，其餘都入了「待續」之流，或叫「編印中」吧。

三年來又加多些可記的夢，卽如：爲有女朋友失却教員的資格；我願愛的人不愛我；我不願愛的人偏愛我；情人還不曾找到——也未會找，——許多人倒都相信我有了兒子！……許多可怕可笑的夢境，一幕幕

演過，在今春發熱到四十一度九的病中。「三二八」那時正是病的厲害，我現今回想，更是一場噩夢。眼下又坐在「九州之一」的「府衙門」裏（註），固然不是夢想到的。就是天南地北的遐想，浮動起翳膜似的夢痕，說正統點，「愴然動身世之感，不禁黯然神傷者久之，」也自覺有些值得記。因爲我，我自己以爲值得記的是「夢話」，而最值得記的是「閒話。」

（註）「九州之一」是徐州舊府署照壁上康熙間姜焯的題字。「府衙門」現在是江蘇省立三女師，徐州人通常還叫這裏做「府衙門。」

廚川白村說過：「說到夢，我的心頭就浮出一句勃朗甯詠畫聖安特來亞的詩來：「夢麼？搶着去做，拚着去做，而做不成。」

——Dream? Strive To do, and Agonize to do,  
and fail in doing,

——Andrea dei Sarto, J

（魯迅譯苦悶的象徵頁二〇。）

我或者是廚川文藝論的影響者吧？我不是個文學家，但我怕看現代文藝家的文學，因為我的感覺，我的情觸，處處恰如廚川所謂的『嚴肅而且沈痛的人間苦。』我不會喝酒，便感不到酒的滋味，可是總自作聰明的相信『酒是放着鼻子下面聞的好。』所以我也覺到『苦』誠然可畏，但是既爲『人，』就該把『人間苦』嘗嘗或是想想。但拿舌頭試到的味比用鼻子聞出的味，我說要混眼糊塗的多。『一口一口的喝酒』固然藝術，『一臭一臭的聞酒』也許更藝術。我主張聞酒比喝酒也許更沈湎；夫所以如此主張者，不過覺得現代文藝家頗有只喝不聞的沈湎而將入於真沈湎的田地。然則我之欲說夢話，其亦有聞酒之意乎？

『夢麼？搶着去做，拚着去做，而做不成。』我又有什麼癆閒工夫說閒話？謹爲『活着』的人們同發夢想一概。

——頭段。

一九二六，十，二四，銅山。

語絲

第一百〇七期

### 讀碑（夢之一）

「大哉聖人之道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互地大者必贊位育無不賅小者日用倫常莫能外千秋永著終古不磨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福榮幼失學未嘗從事詩書獨於聖人之道竊心焉嚮往之清之季斯文將喪大道浸衰士尙空言人爭權利大道幾幾乎熄矣民國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夏歷也）爲

至聖先師孔子生辰福榮偕韓君克舉等數人同往曲阜恭賀孔子聖誕適開全球大會研究孔教端委華夷多士演講各有所偏（如天不當敬孔子不當尊等語）獨韓君克舉攝齊登臺演說孔教宗旨原原本本悉中肯綮仰蒙衍聖公鑒衡徐州銅山縣考取天下孔教第一支會諭飭開辦中外無論通都大邑集鎮鄉村均宜成立孔教會福榮自奉諭後即竭力組織至民國七年會務告成每年三月十五五月十五在徐州文廟開常年大會一次已在各公署報告立案請示保護矣特恐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福榮因自籌款在文廟建築惜字庫樓一座

僱人檢拾字紙掩埋枯骨焚化冥錢兼設義務學校義務醫員豎立石碣一通鐫刻贊襄諸先生台銜以紀其事凡此數舉雖不足云功德但有先之發起者必有後之繼起覽此碣庶感發興起接續福榮承辦之是爲記

孔子二千四百七十二年中大中華民國十年四月秦福榮立七十有八朽夫王景福撰文并書丹

右碑文一篇，石在江蘇徐州銅山縣『學宮』，我於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五日親見讀過，合亟手錄一通，以饗海內治中國近文化代史者。余讀此碑是一個秋雨初晴，百無聊賴的下午。那天管情『夕陽無限好，』軟綿綿的溫光照着我的薄裕衣；徐州城裏一灣綠水的泮池周圍着老少的奶奶姑娘在搥洗衣裳，把空寂的『儒學』裝實了砧聲；如此我不覺聞砧的淒涼，反感到聽砧的清幽。我當然是叛徒：『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所謂『客子』聞砧當如何的念『家』呢，而我並不！我看秋光的淡潔，被他激起自然的快樂，更堅決的相信素日之『反悲秋觀念。』夫春夏秋冬不過是『日月經天』的變遞，無庸我去發感慨；

猶如『至聖先師』之『道』自取滅亡，時代思潮使之而然，不必我去強彰而傳。所以，當我讀碑的時候誠不免『悲憤填膺』，却也自笑有如悲秋的『工愁善病』的老套頭，而又替七十有八的朽夫王景福老先生表同情，覺此老之『老而益壯』的可佩。若秦老先生輩，皆是『夕陽無限好』的替聖人愛惜秋光的罷了。

且猶有可記者，碑中鐫刻諸先生台銜之下有字作『

天盤  
地三  
人

不知出於何典？凡將齋主人弔平先生嘗有以告泊們金石學門外漢也。至於諸先生台銜之上有『實行保護』『給示保護』兩類者多『老爺』教徒，當是文武合作之意。（通呼關聖帝君及岳忠靖王都叫『老爺』）。

一〇，二四。

## 閒話集成

十三 古文觀止

翹男

感謝M君，從故鄉帶來了這一段「名言」。在我既  
可以飽笑一場，以慰目下之寂寞；而「亞歷山大」之校  
譽，亦可大噪特噪于當今。功德無量，其是之謂乎？

山東大學某大國文教授攜古文觀止走上講台，忿然  
向諸生曰：

「這部古文觀止，兩毛五分錢，並沒有叫你們白  
化！我們的校長，王狀元——他中狀元的祕訣，也  
是從這部書得來的。就是吳大將軍赴前敵的時候，  
也是離不開這部書呢。」

#### 十四 什麼之感？

青民

在一〇三期裏的閒話集裏，豈明先生寫有一段「昔  
之感，因為他在上海新聞報上看見了那麼一段啓事，因  
而有「感到上海俗界的威風了」。我以為俗界雖然威風，但  
目前上海的俗界就是要罵一罵他們，倒還不致「有被軍警  
捉去之虞」；而最可感的，却是上海報界的太不長進，  
上海的一班小報——就是那麼一段啓事中的愛絲報之流  
——天不怕地不怕。無論什麼張大帥孫聯帥以及蔣總司

令，都是他們要罵就罵，要討就討的人，何況區區俗  
界，那裏能有什麼公憤好向他們發動呢？這不用說，其  
間當然有局外人猜想不出的把戲。不過我關於小報們  
不想多講牠。所要說的，是外貌堂皇，內底實在促促到  
不堪的上海的大報。怎麼講呢？大家都知道我們貴國年  
來有一種新的而且很時髦的事業發現——雖然在外國是  
半新不舊——這就是電影事業了。却說當每個公司初出  
一片時，就照例在上海各大報大登其廣告，而各大報亦  
已在牠們剩下的篇幅，設什麼「電影批評」一欄。大報們  
在收進去的一大筆廣告費中，拿一些出來應酬所謂「電  
影家」，好使電影公司得到一些忠言，得改正他們的過去  
或未來的錯誤，原是一件極良善極公道的法子，然而事  
體是這麼不幸的，大報所採的所謂電影批評，都是「拍  
馬」家用盡全力做去來的肉麻的文字，其餘，就是登一  
些累長的電影本事，以及虛偽的電影消息。這其中當然  
有把戲存在；但我們若單就大報方面去找牠，是永遠找  
不到的。還是小報們不吝破說：原來大報若刊登指摘

影片的文字：影戲公司就要派代表去交涉，而總主筆先生除客客氣道歉之外，還應當答應以後不登此項文字，有時還要把編輯調了。嗚呼！大不長進的上海的報界！電影公司的唯一法門，亦不過是不登廣告罷了；你們大報正好冷笑着說；不登了，看你到那裏登去？然而事體畢竟是這麼樣，這將使我不禁有什麼一種之感呢！

十一月十三日，于上海。

## 書報批評的反響

(一) 讀了李宗武君批評孟世傑著的中國最近世史

以後

王樂民

我不是歷史專家，夠不上批評歷史的資格，而對於這兩位研究歷史有興趣的專門家前，更不該班門弄斧；但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而我用外行的眼光來瞎說，也未必有愚者之一得呢。

第一，李君說是該書「材料豐富，條理井然」——此話說來有一部分對，有一部分還應當注意的。所謂材

料的豐富，是單以量作標準呢？還是重量也應當重呢？若是只以量作標準，則材料豐富，不算多難，近世史的材料又多，隨便東抄西抄，全可稱牠為歷史嗎？就孟先生的書來說吧：關於太平天國時，上海一帶外人如何得到「會審公廨」的大權，如何得到「關稅管理權」？以及太平黨失敗後，又如何遺留下革命種子，作辛亥革命的導線，這是多麼大的事情呀！本書上竟一字不提；而獨於太平軍中的兵制，科舉等，繁鎖的名稱如「一師帥領多少人！每率長轄多少兩司馬……多少老軍，多少新軍，多少伙夫，穿什麼樣的號衣，戴什麼樣的號帽」，又如什麼考取「信士，秀士，英士，賢士，藝士，猛士」等等一套的名稱，說得津津有味。論材料的豐富，則應當說的不說，也算豐富嗎？不應當這樣詳細說的，偏要如數家珍，這未免輕重倒置了！再說「兵制」「官制」的詳細研究，應當在某種制度史，作專門史的資料，似不應在通史裏多佔篇幅。南京條約以後，中國關稅，實行值百抽五制，又是應當大書而特書的，何以孟



先生的歷史上，南京條約各段中，竟找不到這件大事！近來報紙上中比商約鬧的這樣的轟轟烈烈，而翻閱孟先生這本最近世史上，竟找不到同治四年訂約的這幾個字，難道這也是材料豐富嗎？也不知李先生與我有同一感想否？

第二，李先生說「能提出要點」又每章前有敘論，末有結論——我覺着要點是要提出的；如南京條約爲後日不平等條約之開端，所謂割地，賠款……以及領事裁判權之濫觴，居留地之起始，利益均霑，勢力範圍等等應如何特別提出，印出大字，而本書却含混寫下，更覺籠統，不特別注意。至鴉片戰爭之影響，尤應當着眼於遠者大者一切內憂外患之由來，以及中國人如何驚醒，西洋文化如何漸漸接受；孟先生只說到「美法締結商約，舟山列島不割讓他國，及鴉片之流毒等」，這種要點，可謂次要了。

又所謂敘論，結論云云，在不才認爲極應當注重其因果關係，就是引言中要述明某事的原因和由來，結論

中要總束其結果和影響，如是則敘論，結論才首尾相應，全歷史的脈絡始前後一貫。而孟先生則前後偏要作兩段策論式的小史論，試引一例；在捻亂的引言中，開口就說「自來流寇最爲難制，以其往來倏忽，靡有一定，清代勦捻，創爲「長圍圈制」，由是「兜勦」，「堵截」之法行，辦理流寇有術。」這不定抄的那一家的奏議，或清末的時務策，我不信這是提要的引言？此章的結論上又說什麼「捻起於山東，蔓延及於安徽……袁甲三勦之而無功，僧格林沁勦之而迭敗，……故大難之平，由於淮軍將卒，力戰經營；老謀深算，出於湘營主帥，苦心擘劃。」你看這種論斷的多麼得體，在當年要算最好的時論，可惜在歷史上有點文不對體。再說歷史是有系統的有因果關係的，雖然記事本末的歷史作法好，萬不能把捻亂這一段事，自爲起落，把牠寫的前無來源後無去蹤呀！

第三，是什麼「評論公允警惕」——我看與其說是「公允警惕」，無甯說是「陳腐籠統」。他開首講「中國最

近世史之重要」便說「人民之於國，猶子弟之於家，子弟不知其家，不能保家！人民不知其國，不能保國！東西各邦，莫不以國史教民……」你看這種大議論，不很像什麼論說入門或論說軌範嗎？其論太平軍之衰微，則曰「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其論英法聯軍受太平軍之影響，則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苟無內亂，外患何緣而至？」這種腐詞亂調，表面看來，似覺公允，實則似是而非，引人麻醉，試問鴉片戰爭，中國也有太平軍嗎？其論太平軍致敗之原因，則曰：「不知藉西人之勢以圖中原，」而贊美李鴻章則曰「善馭洋將。」其批評戊戌政變則曰「變政失敗，固由於慈禧之干政，然實德宗操切從事，康梁等躁進所致。」又其論桐城派的文章，則曰「近代思想之流布，實桐城派文字，應用之舞台。」以上論調，是不是陳腐？

十五年十一月八日，書於濟南。

### (二) 我的答覆

李宗武

昨天由豈明先生交來王樂民先生對於我在本刊百〇

一期中的批評孟著中國最近世史的批評，披讀之餘，覺得王先生的意見，自然也有一面之理，但很有過於偏激之處，茲作簡覆如左：

綜合王先生的意思，可有三大點（一）欠注意外交，至于一切制度，不必多所注意；（二）孟著所提的要點並不是要點；（三）「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苟無內亂，外患何緣而至」這類評語，太陳腐了；並不算公允警惕。

是的，近世史中的外交問題，是不該輕輕放過的，但是，王先生該曉得這是一部普通史（我所謂普通史者，大概就是王先生所謂的通史了。因平常通史是與斷代史對稱的，孟著是從鴉片戰爭起的，當然不是通史，所以我這稱普通史了。）普通史裏，外交與內政，不該有所輕重，外交何以至于失敗，有許多原因，便潛伏于內政中的「兵制」「官制」的破綻中。自然，多佔篇幅是不行的，然似孟著中的敘述，我認爲並不過分，王先生認爲「制度」等等，該有制度專史，但若你專寫些外交

問題，或羅列些與外國締結的條約，那書也會就變「外交史」或「條約大全」「條約備攷」等等的。

至于「提出要點」一端，你找出一兩處，說牠欠周密，說牠欠妥貼，那自然可能的。然就全體而論，我不敢說牠不精當明白，至于注意因果關係，我與王先生的意見頗一致，但我並不反對「策論式的小史論」，只要牠精當得體，什麼式什麼論，都無不可的，在提綱挈領處，如果用了一五一十的記敘式的大史論，那真糟了。

至于評語，我覺得不必一定去揀些「時髦話」來用，只叫牠的意思不錯，用幾句成語，有什麼不可呢！「得人者昌，失人者亡」這一類話，王先生，你以為太舊麼？我覺得這幾句話的意思，是永遠可新的。如有能拯民於水火者，自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了，若是苛稅重征，暴行虐殺，自然不免羣起而攻之。太平天國之興起，其一部分的動機與方法，類似西洋史中的神聖同盟，帶或有程度的宗教色彩，並不是純粹的革命，似乎不能與徐錫麟的發難皖省，辛亥年的武昌起義相提並論，至于

牠式微時期的姦殺擄掠的慘情，江浙老者，如今言之，猶使心悸，我們非但不能同情，直且應以此為後來革命者戒。故太平天國的一段史實，其動機與結局，並不得全稱的讚頌，可佳者惟其活潑的反抗精神而已。至于「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之話，我覺得頗切中現代時弊，現今帝國主義之能伸張其勢于我國者，以其能用軍閥之互相爭鬪以為其爪牙而已。中華民國的十五年內，如能一致的擁護「共和的萌芽」，而不發生內亂，外交問題怕不會鬧得現在那樣糟罷。深望王先生不以辭害意。

一九二六，十一月十六日，于北京。

## 再論南北

豈明先生：

在百〇四期語絲中讀過了先生的尺牘八南北，使我聯想到南方人和北方人。

南北的區分，以地點說，不知自何地起。要說以黃河，又未必可靠，不過大體來說，所謂「北」的主力軍全部還是在東三省，而三省之中，我大省奉天尤不能不首

伸一指！

說起南方人來也未免可憐。足不常出庭戶的我，即以公寓中的情形來說罷。一樣花錢，北方人比南方人的菜湯都覺好，飯先開，同時喊伙計也能先來。——提起喊伙計，又想起南方人之與北方人不同。南方人喊伙計，三聲五聲喊不來的時候，便嘆口氣拉倒了，即使還繼續努力「伙計！伙計！」然而伙計還在那裏懶洋洋的「那裏叫啦？」這時如果南方人是有一「氣節」的，或者還能說句「豈有此理」，似有意似無意的教訓一句，然而還得惹出伙計許多似辯解的廢話。要是北方人，可就不成了：如果兩聲喊不來，他就喊掌櫃的了，接着準是演一劇耳光他媽拉巴子連唱帶打。

還有一回事，舉之以概其餘；一個鄉親——當然是特號的北方人了——有一次正和個南方人住接壁，那天晚上南方人去了六七個朋友，「哈哈哈哈哈……哈哈……」談到十一點還未散，我們那位鄉親雷霆大發了，噹的一拳打到壁上，聲震瓦屋，半天寂然！南方人沒一個給回

擊，最後有一位似乎不服氣，「怎麼的了？」您爲什麼打壁子，摔掉了我的鏡子？」「他媽的，你的鏡子，打你個鏡子樣！」拳頭起處，只見那幾個朋友都不辭而別。第二夜這位勝利者的屋裏麻雀却大打特打了，直到第二日天明。可是接壁裏很安然。

人常說南方人任遠，北方人操切；南方人有大人之風，北方人多匹夫之勇；南方人活潑，北方人沉默，但我想還不如拿國家來比，南方人像英吉利，北方人像俄羅斯。可是這其中又生出許多奧妙，不可同日而語了。

說了許多閒話，題還扣了不多。南方國親——不能說鄉親了——見了或者又要生氣，罵我豈有此理，但我總希望挨罵只我一人，免起南北之爭。 楊大原上。

大原先生：

來書所說當係實情，但此在現今當爲特別情形，如吾輩京兆人便同南方一樣的安分而不尚武也。

十一月二十三日，豈明。